

Corky, Yelling, screaming. The saint
as I never tire of pointing out

This is
and I can put in what I want to put
and I choose to leave
But it goes on and on and on until finally I say

He put on then. Started to pe
Then the wizard. You could sense s
Like almost impercept
He stood there and you could actually s
descender



MAGIC

william goldman



Do I have to tell you I had never noticed my eyes?

傀儡木偶

[美] 威廉·戈德曼 — 著
姚向辉 — 译



Tactful comment, this is starting to

Honest reply: I know, and we're
Tears

Sometimes I think that if me and Corky only had one of those infinitely complicated

The Wisdom
Entry for:

上海译文出版社 华文书局

Found at: 7 Grace Terrace Penthouse One 20 October, 1976

The Contents of This Entire Journ



MAGIC

william goldman



傀儡木偶

[美]威廉·戈德曼——著

姚向辉——译

北京时代华文书局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傀儡木偶 / (美) 威廉·戈德曼著; 姚向辉译. -- 北京: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, 2017.4

书名原文: Magic

ISBN 978-7-5699-1433-7

I. ①傀… II. ①威… ②姚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美国—现代 IV. 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040395 号

北京市版权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: 01-2016-9560

William Goldman

MAGIC

傀儡木偶

作者 | [美] 威廉·戈德曼

译者 | 姚向辉

出版人 | 王训海

策划编辑 | 王雅观 黄思远

责任编辑 | 宋春 王雅观

封面设计 | 安克晨

责任印制 | 刘银 范玉洁

出版发行 |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<http://www.bjsdsj.com.cn>

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外大街 136 号皇城国际大厦 A 座 8 楼

邮编: 100011 电话: 010-64267955 64267677

印刷 | 河北鹏润印刷有限公司 电话: 0317-5196862

(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)

开本 | 880mm×1230mm 1/32

印张 | 8.75

字数 | 174 千字

版次 | 2018 年 3 月第 1 版 201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书号 | ISBN 978-7-5699-1433-7

定价 | 45.00 元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所有的魔术，不用多说，都是幻术。幻术的效果取决于你如何呈现给观众。幻术的准备至关重要——从卷曲一张纸牌到成千上万小时的练习。假如准备得足够充分和良好，那么幻术的执行就会变得按部就班：你还没有开始，事情就已经结束了。

提到伟大的魔术师，假如我不把自己包括在内，那一定是在撒谎；在我们眼中，魔术是终极娱乐：观众永远不会忘记你，但也不会仁慈地为你着想。你们这些初学者啊，我想说的是：只要表演得足够精彩，他们就会全心全意地爱你……

——小梅林

他年纪很大了，通常不去美乐蒂湖附近打猎。但就在天快黑的时候，他惊动了一只漂亮的雄鹿，他一路追下来，忘记了时间。到他放弃的时候，气温已经很低了，他隔着湖看见主屋亮起灯光，在更靠近湖岸的地方还有一幢孤零零的小木屋也亮着灯。

小木屋里忽然响起尖叫声。

刚开始他以为那是女性的叫声，但隔着水面，听觉有可能会欺骗你；过了一会儿，他陷入深深的怀疑。叫声有可能来自男人、女人或一只大猫。最后，他甚至不敢确定叫声是否来自活物的喉咙。

他抱着上膛的霰弹枪，但还是开始颤抖。叫声诱使他走近，尽管他有无数理由不该这么做：他很害怕，他老了，事情和他没关系，他不认识那些人，他妻子很快就要开始担心了。

但叫声还是逼着他继续向前走。

他在怀疑中一步一步绕过湖面，端着霰弹枪走向叫声的来源：亮着灯光的小木屋，还有被关在里面的不知是什么的东西……

第一部

效 果

暂且相信我吧。

我知道，抓住苍蝇的其实是那条蛛丝，而不是故事里蜘蛛说的“请来我家客厅坐坐”；我也知道，我不是你心目中最像沃尔特·克朗凯特^①的那种人，坚定、可靠，等等等等。但就这个特定的话题而言，在我——请原谅我的措辞——的脑子里，我非常清楚我到底在说什么。

科奇认为我疯了，毫无疑问。

肯定有人疯了。

双倍行距。

我不知道该怎么说才能不像是在演八点档电视剧，但科奇身上正在发生某些事情，我对天发誓，真希望我明白究竟是什么事情。

他在改变。

① 沃尔特·克朗凯特（Walter Cronkite，1916—2009），美国著名主持人、记者。

听我说——改变没什么不好的。我指的不是《致命拜访》^①里的怪物，什么外太空来的巨型孢子在头盖骨里生根发芽。

我也很清楚他混得风生水起，职业生涯一飞冲天，他勾搭的美女似乎从没有任何怨言——我始终不明白，为什么每个女人只要见他一次，就好像她们都从地球表面掉进了无底深渊，但他的性生活反正和我没关系，也许就是他容易觉得厌倦吧——不但因为他过得好、操得好，更因为他是地道而体贴的好男人，出道的时间还不够长。

可是，真该死，我见到了征兆。

举例来说：阴郁。以前从没有过。以前就算他心情低落，我也总有办法能给他鼓鼓劲儿，让他振奋精神，抬起脑袋。但现在不行了。

还有长时间的沉默。

还有封闭心灵。以前他总是那么敞亮，你会忍不住叫他撒两句小谎。唔，现在他开始撒谎了。而且不是一句两句的小谎哦。

我最深切的恐惧？我觉得科奇正在崩溃。

双倍行距。

^① 《致命拜访》(*Invasion of the Body Snatchers*), 美国惊悚科幻作家杰克·芬尼的经典小说, 中文版由北京时代华文书局出版。

问题：噢，我的智者，为我们这些脑袋不如您聪明的人定义一下什么是“崩溃”吧。

真正的弗洛伊德信徒会说：行为怪异的一种状态；脑筋搭错了，精神出格了。

后续的问题：一个亲密朋友有时候过于沉静，有时候撒点儿小谎，你难道就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吗？在你眼里，这些就是他开始发疯的证据？

不，应该不是，但我也不能坐在这儿无视事实，因为今天下午就在上帝和所有人的注视下，他这辈子第一次发作了偏头疼——你能相信吗？——二十世纪七十年代？——老天在上，你以为这是琼·克劳馥^①的电影？

他沉默了我觉得有点长的一段时间，于是我问：“出什么事了吗？”

“没，难道你希望我有事？”科奇答道。

但语气过于纯真，我不完全买账，于是我紧接着又问：“你盯着窗外看了好一会儿了。”

“没什么，就是我在想事情。”

“想什么？”

他耸耸肩。“事情呗。”

“也太含糊了吧？”

“没什么，真的没什么，就是有几件小事似乎让我有点儿在意。”

① 琼·克劳馥 (Joannie Crawford, 1906—1977)，好莱坞黄金时代的著名女星。

“小傻蛋，”我说得既合情合理又温和体贴，“要是有什么事情让你在意的，那么从逻辑上说，根据定义，就肯定出了什么事情。那么，请允许我再问一遍，怎么了？”

——然后他就爆发了——

科奇。嚎叫。嘶喊。就是这个科奇，可爱得你只想狠狠疼爱他，我愿意不厌其烦地对他说这句话，此刻他却骂得我狗血淋头。

这是我的日记，我愿意写什么就写什么，不写什么就不写什么，我选择不写他具体是怎么侮辱我的。总之他骂个没完没了，最后我说，“哎呀小兄弟，老天我求你了，我只是想帮忙啊。”

他终于住嘴。开始踱来踱去。停下。继续走。放慢脚步。然后使劲儿眨眼。你能感觉到有什么地方不对劲。他又停下了。太阳穴附近在突突跳，几乎微不可察。他站在那儿，你都能看见剧痛在哪个时刻陡然降临，就仿佛一场暴雪。

我需要告诉你，我的眼里含着泪水吗？

机智的评论：写到这儿好像有点基情四射了，你个老屎棒。

诚恳的回答：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们不是那种关系，但听起来确实有点儿像。“泪水。”“偏头疼。”有时候我忍不住要想，假如我和科奇只是那种无比复杂永远在折腾的同性虐恋关系，生活会变得多么简单啊……

肥佬箴言录

1975年10月10日

发现于：格雷西台地 7 号

顶层豪华套房 1 号

1975 年 10 月 20 日

本日记的全部内容将被列为：

警方证物 D

2

弗里克位于曼哈顿的心脏地带，花园阁位于弗里克的心脏地带，完全被弧形玻璃屋顶覆盖。花园阁的中央是个小喷泉，大厅里种满植物，泥土肥沃而乌黑，简直像是画出来的。侧面有几张大理石长凳，你可以坐下休息，欣赏植物，聆听悄然落下的水声。纽约中城或许还有比这儿更加宁静的地方，但直到今天也还不为人知。

10月11日快到六点钟的时候，正是在弗里克博物馆的花园阁，科奇·威瑟斯独自坐在角落里，开始默默流泪。

这一场哭泣没有先兆，也没有经过情感积蓄。前一秒钟他还盯着喷泉，眼睛干干的，下一秒钟他就在静静地流泪了。他拿出手帕擦了几下，但眼泪止不住地往外流，于是他把脸埋在了双手之中。

“我猜你大概不想说话。”

科奇抬起头，看见一位老妇人的面容。他见过这位老妇人，她有时候在卖书籍和明信片的小摊帮忙。

“你经常来这儿。”她说。

科奇勉强点点头。

“喜欢馆藏的画作？”

“这个房间，”科奇说，“特别宁静，让我感觉很好。”

她指着科奇的脸说，“要是你感觉很好的时候就这个模样，那么千万别让我看见你开心的时候。”

科奇开始大笑。几秒钟后，他擦干眼泪。“谢谢。”他说。

“事情总会好起来的，你会发现的。”

“事情正在好起来，疯狂就疯狂在这儿。”

老妇人挨着他在长椅上坐下。“我是弗拉纳甘小姐，你叫什么？”

“大家都叫我科奇。”

“你到底在哭什么？对不起，我这人好管闲事。”

“你会嘲笑我的。”

“我绝对不会嘲笑别人的眼泪。”

“我昨天听说了一件天大的好事。”

“看，我没有笑。”弗拉纳甘小姐说，“但不等于我没有见到好笑之处。”

“你为什么这样看着我？”科奇说。

“因为我见过你，你总让我想起某个人，这会儿我想到你像谁了。你完全就是年轻时候的斯宾塞·屈塞^①。”

“招风耳，大鼻子？”

她摇头道：“是眼神。我相信你。你应该去竞选总统。我一直认为斯宾塞·屈塞能成了一位了不起的总统。”

^① 斯宾塞·屈塞（Spencer Tracy，1900—1967），好莱坞黄金时代的著名男星。

一名保安出现在门口：“梅，打烊了。”

弗拉纳甘小姐点点头，站起身。科奇跟着起身。“你住在哪儿？”他问，“这附近好管闲事的人不止你一个。”

“我在约克维尔有个住处。”

“我也往那个方向走。我叫车送你回去吧。”

“我可没有上陌生男人的车的习惯。”

“我只在星期二吸血。”科奇答道。

她打量科奇的眼睛。“简直就是斯宾塞·屈塞，”她说，伸出手臂，“是我的荣幸。”科奇露出友善的笑容，带着她走到街边，请她坐进出租车。她说除了有一次她刚买了新鞋就碰上雷阵雨，这是十一年来她第一次坐出租车。

他们在八十七街和第一大道的路口下车，她住在纽约半中腰的位置，科奇付款的时候，她站在路口，望着正在打烊的一家小珠宝店。她朝店堂里的小个子男人挥挥手。科奇走到她身旁，听见她说：“他人很好，沙巴尔先生，他允许我随便看橱窗。”

“你经常看橱窗？”

“回家前看一会儿。”

“每天晚上？”

她点点头。“就看一两分钟。”她指着一条造型别致的银项链说，“我经常对沙巴尔先生说我在为这条项链存钱。”

科奇拉着她走进珠宝店。“你配金饰更合适。”他说，指着一条细细的金项链问，“请问多少钱？”

“那条贴颈项链？一百一，消费税另算。”

“好。”科奇说，掏出钱包，拿了两张百元大钞放在柜台上，伸手等着那条项链。“转身。”他对弗拉纳甘小姐说。

“别逗我玩儿。”

“转身，这是命令。”

她转过半个身子，“你为什么这么做？”

“因为我可以。”他示意她继续转，她完全转了过去。科奇把项链戴在她的喉咙上，扣好搭扣。

她盯着镜子里的自己看了许久，然后望向科奇。“你很有钱？”

他耸耸肩。“现在还不算，也许以后会。”

沙巴尔找回钱来，递给科奇。

弗拉纳甘小姐又望向镜子里的自己。“真的属于我了？”

“天哪，你就别说了。”

“不觉得太紧了吗？”

“我猜是因为还不习惯，”沙巴尔先生说，“先戴几天再说。只要你愿意，我随时都可以帮你放长一点。”

“晚安。”科奇说，为她拉开店门。

他们拐上八十七街，她说：“谢谢，但我非常想知道你为什么要这么做。”

“我不知道。我在哭，而你逗我发笑。我喜欢让别人高兴。”

“你做过这种事情吗？”

“从来没有。大概以后也不会有了。”

“我该怎么报答你呢？”

“梅，你还不明白吗？我们现在扯平了。”

“至少让我请你喝杯咖啡吧。”

“我可没有和陌生女人喝咖啡的习惯。”

她大笑，摸着金项链说：“感觉确实有点紧。”

“多半只是不习惯。”

“要喝咖啡吗？”

“我送你到家门口。也许你会改变主意，不请我进去。”

“不。我信任你。”

“所有人都信任我。”

“他们有什么理由该不信任你吗？”

科奇感觉到自己的双眼在变冷。“这就轮不到我来说了……”